

孟子者、七篇止。講道德、說仁義。

溫注釋、一、孟子爲十三經中之一經。司馬遷曰、孟子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孟子荀卿傳》七篇之目、爲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二、《禮記曲禮》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是道德仁義四者並稱、韓愈分析其義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孟子書中、言仁義道德者甚多、故學之。

溫語譯、孟子這部書、內中分七篇、主要是講明仁義道德的意旨、第一章就對梁惠王說、亦有仁義而已矣。開宗明義、用意是很顯明的。這四句、是承上文的四書、而說明孟子一書的概略。

何注釋、十三經者、一曰周易、二曰尚書、三曰詩經、四曰周禮、五曰儀禮、六曰禮記、七曰左傳、八曰公羊傳、九曰穀梁傳、十曰論語、十一曰孝經、十二曰爾雅、十三曰孟子。大學與中庸、則附載於禮記之內。

作中庸、乃孔伋。中不偏、庸不易。

溫注釋、一《中庸》乃小戴禮記四十九篇之一篇、排在第三十一。宋朱子抽出而爲之章句、每章每句、都有解釋之意、乃爲四書之一。二、伋字音吸。孔伋字子思、孔子之孫、孔鯉之子。歷來學者、都謂其作中庸。三、鄭玄曰、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程頤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大抵平常中正之道、始可久用不廢。故鄭程朱三氏之訓雖略異、義固可通也。

溫語譯、中庸這書的作者、是孔伋。中是不偏不倚的道理、庸是不能變易的道理。書中所

說、以此爲中心、故書名中庸。這四句、是承接上文的四書、而說明中庸一書的概略。何注釋、按漢書、假字子思、受學於曾子、承傳孔門心法、作中庸以述父師之意、後世尊爲述聖。朱子定本云；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又云；右經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按楊氏者、是指楊時、時字中立、宋熙寧九年進士、潛心經史、棄官而師禮程門、號龜山先生。朱子備舉其前輩對中庸一書之分析、以期後之學者豁然貫通。作大學、乃曾子、自修齊、至平治。

溫注釋、一《大學》乃禮記四十九篇中之一篇、排在第四十二。朱子抽出而爲之章句、乃爲四書之一。大學之義有四、甲爲學府名稱。陸德明釋文、大讀泰、即太、太學、乃古代之最高學府也。乙爲學術名稱。鄭玄注；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孔穎達之疏從之、蓋以大學爲博大之學問。丙爲學術上之大節目。朱子云；大學之書、古之太學所以教人之法。大學章句序；蓋指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節目之大可知。丁爲大人、成人修習之學。朱子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大學章句、大學或問申之曰、大學之道、吾子以爲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學言之也。二、朱子分大學爲經一章、傳十章。謂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



也。大學章句。曾子名參、字子輿、爲孔子弟子、聞一貫之道。子者、男子之美稱。三、大學云、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此爲八條目之四、其他四條目爲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故略學修、齊、治、平、以概其餘。

溫語譯、大學這書的作者、是曾子。內裏由修身、齊家、至到治國平天下的道理、都說到了。這四句、是承接上文的四書、而說明大學一書的概略。

何注釋、按自漢代立學、廟祀孔子、歷朝尊爲至聖先師、降及宋明、以顏淵尊爲復聖、曾子尊爲宗聖、子思尊爲述聖、孟子尊爲亞聖、配享孔廟、簡稱四配。關於曾子所作之大學、按朱子定本有云；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接近字作淺近解。

孝經通、四書熟。如六經、始可讀。

溫注釋、一、通者、完全了解、而透徹其道理、古有通經致用之說、通字本之。熟者、熟習而記之在心。韓愈文；嘗見嵩讀漢書。嵩指于嵩、見者是張巡。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熟字本之。如此、始屬善讀書、而有所得、否則如俗語所云、水過鴨背、雖讀過其書、亦有何益、故通熟二字、甚爲重要。二《莊子天運》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熟知其故矣。此言六經之名之始《禮記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則推論六經所教育之成果。按熟古字作孰。

溫語譯、孝經已讀得透徹了、四書也讀得精熟了、就可以開始讀六經。這四句有承上起下的作用、至於由淺入深、由簡約趨於繁富、讀書爲學、是應該如此、纔不會有躐等之

弊。故先讀孝經、四書、後及六經。

何注釋、本段之意、與前文、爲學者、必有初、由孝經、至四書之一段、作出呼應、先明次序、次重通熟。此是爲學者的基本工夫、切不可濫用陶淵明之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的說法。

詩書易、禮春秋。號六經、當講求。

溫注釋、一、司馬遷曰、古著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史記孔子世家》今詩經是也。二《書》本稱尚書、司馬遷曰、孔子追跡三代禮、序書傳、上記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孔子世家》班固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漢書藝文志、今書經是也、但遭秦火後、今只存今文尚書二十九篇。三《伏羲畫卦》文王增以卦辭、爻辭。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孔子世家》張守節曰、夫子作十翼、謂上象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序卦、說卦、離卦也。《漢書藝文志》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三聖謂伏羲、文王、孔子、今合其所作爲易經。四《禮》應包括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周禮爲典章制度之本、儀禮爲動儀履行之則、禮記則釋禮之義、以明禮意者也。據下文但言大小戴、則三禮之中、尤重視禮記。五、杜預曰、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年有四時、春夏秋冬。故錯舉以爲史記之名。《春秋經傳集解序》魯國之史記、以春秋爲名。司馬遷叙孔子刪定六經曰、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孔子世家》春秋一書、乃孔子筆削魯史記而成之新魯史也。後世乃稱之爲經。古時以詩書易禮樂春秋爲六經、及秦焚書後、樂經亡失、故本書仍用六經之名、而略去樂字。



溫語譯、詩書易禮春秋、包括左氏、公羊、穀梁三傳、這六種書、稱爲六經。學者是應該講習研究的。這四句是承上而標出六經的名目。

何注釋一、孔子刪定六經前、先秦之世早有四術、即詩書禮樂四經。及秦火而失樂經、漢乃立詩書禮易春秋於學官、定爲五經、至唐以禮分周禮、儀禮、禮記、以春秋分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名爲九經。後又增以孝經、論語、爾雅、成十二經。至宋列孟子七篇於經部、是爲十三經、以傳至今。

注釋二、詩、書、易、禮、春秋、又有別名。按韓愈進學解云；春秋嚴謹、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正者義理甚正、葩者藻麗風華、故詩經亦稱葩經。尚書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故易經乃稱義經。漢書、伏生、濟南人、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定、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欲召之、時伏生年九十、不能行、於是詔使太常鼂錯往受之、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之。其後孔子十二世孫孔安國出家藏古文尚書以定之、亦云出自孔壁因曰壁經。漢書、后蒼、東海人、爲博士、說禮數萬言。戴德與從子戴聖、得其傳業、由是禮有大戴小戴之名、故禮記又曰戴經。有關內容、溫先生將在下文大小戴一節有較詳細之注釋。《孔子家語》叔孫氏車士子鉏商採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郭外、遣使往告孔子。孔子往觀、泣曰、麟出而死、吾道窮矣。因此《公羊傳》有「經止獲麟」之說。經、指春秋也、乃春秋有麟經之名。

有連山、有歸藏、有周易、三易詳。

溫注釋、一、八卦之艮卦、爲山。八卦之乾、爲天、坤爲地、震爲雷、艮爲山、離爲火、坎爲水、兌爲澤、巽爲風。夏代之易、以艮爲首、故號連山、此書今已佚。二、八卦中

之坤卦爲地。商代之易、以坤爲首、故號歸藏。萬物皆歸藏於地、此書今亦佚。三《易緯乾鑿度》：「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周易正義引》蓋易簡言其德、變易言其氣、不易言其位、謂之周易、以別於夏商二代之易、又有周普之義、且卦辭爻辭、爲周文王而周公與焉所繫也。即今傳世之易經。

溫語譯、經書之中、有叫連山的、有叫歸藏的、有叫周易的、這就是三易。應該詳細研讀的。這四句、是承上之六經、而說明易經的概略、因六經之中、易經是最古的、因此先予說明。

何注釋、時人東官游自在云；夫易、一名而涵三義、不易也、交易也、變易也、而三義不外象與數之錯綜、互爲體用、相因相成者也。易因數而演卦、由卦而定象、易之有象者、盡物之形者也、易之有數者、盡物之變者也。後聖繫之以辭、乃盡象與數之情者也。時人謝大荒在其編著易經白話注譯一書前言云；易經這名辭、早在一般人心目中神化着、很少人能知道其內容是些什麼、幾已成爲絕學。其實、這是我國哲學的、也可以說是東方哲學的一部最古的經典、其中提出了一切關於宇宙、人生、精神、物質的問題、探求原理、演繹法則、真是表裏精粗無不到、可以繩之於古、也可以準之於今。小至一事一物的措置之方、大至天下國家的治理之道、無不可從易理中找到指導的原則。

由於易經所講太極陰陽的道理、容易被誤會爲宗教之說、甚至與怪誕的迷信混爲一談、這便是幾成絕學最大的原因。按所謂太極、祇是說明宇宙的起點之假定、所謂陰陽、祇是相對的兩種象徵之假定、並沒有什麼神秘之處。比如作代數之假用×、÷等字母、難道就把數學看成法術嗎。至於古代之以易理演爲卜筮、不無近似迷信、這是神權時代假託卜筮以輔助政教的推行、易學爲道、卜筮爲行道的術、不能因其術之近似迷信、連帶



地把道都一筆抹殺的。且一究易經之內容、言必有指、指必有物、其爲實用之學、當毫無疑義。以上二人之言、眞具有提倡絕學發揚國粹之意存焉。

有典謨、有訓誥、有誓命、書之奧。

溫注釋、一、孔安國注尚書、案其內容、性質、分爲典、謨、訓、誥、誓、命、六種體裁。二《說文》典、從册在其上、尊閣之也。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爲常法、故訓典爲常。如書中之堯典、舜典便是。三、謨、謀也。大臣匡贊謀猷、以裨至治。如書中之大禹謨、皋陶謨便是。四、訓、導也。大臣導迪其君。如書中之伊訓便是。五、誥、告也。用之於會同、以喻羣衆。如書中之仲虺之誥便是。六、誓、戒也。用之於軍旅。如書中之甘誓、牧誓便是。七、命、令也。人君申布命令於臣工。如說命、微子之命便是。八、奧、謂書中之文字、義蘊、精微深奧也。《韓愈》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進學解亦可證矣。

溫語譯、書經的內容、有典、謨、訓、誥、誓、命、的六種體裁、它的奧旨精義、都在其中了。這四句、是承上之六經、而說明書經的概略。六經中、易爲最古、書次之、故繼其後。

何注釋、書、尚書之簡稱、《故事瓊林》、書經載上古唐虞三代之事、故曰尚書。孔門之後唐初國子博士曲阜縣男孔穎達曰、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

我姬公、作周禮。著六典、存治體。

溫注釋、一、姬公名旦、文王第四子。姬者其姓、因避免重複下句之周字、故曰姬公。文王既遷於豐、乃分岐周故地、爲其采邑。且使爲政於國中、故又稱周公、相武王成王、制禮作樂、後世尊爲聖人、與孔子並稱周孔。我者、表示親切。二《荀悅漢紀》劉歆奏請

周官六篇、列之於經、爲周禮。此書舊題爲周公作、故朱子曰、盛水不漏、非周公不能作。亦有疑爲僞書、此不具論。三、六典者、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溫語譯、我們敬仰的姬公、曾作周禮一書、書中分六典來敘述、政治的體制、都存在這裏了。這四句、是承上之六經、而說明周禮的概略。書經是紀虞、夏、商、周、四代之事、周禮是紀有周一代之官府組織。故說明書經之後、繼說明周禮。

何注釋、周禮爲宋制十三經之一、見前號六經之注釋。宋本周禮注疏鄭氏注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按天官冢宰、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地官司徒、帥其屬而掌邦教之典、其中以擾萬民之擾字、按鄭注作馴字解。春官宗伯掌禮典。夏官司馬掌政典。秋官司寇掌刑典。冬官司空掌事典。史記周本紀、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叛周、公乃攝行當國。按周禮之作、是在此時的。

大小戴、註禮記、述聖言、禮樂備。

溫注釋、一、戴德字延君、漢武帝宣帝時、梁人。受禮於后蒼、傳禮八十五篇、即大戴禮記。爲信都王太傅、以別於從子聖、稱大戴、事詳漢書儒林傳。二、戴聖字次君、因爲戴德之姪、人稱小戴。以博士論石渠、官至九江太守、事詳漢書儒林傳。三、漢書藝文志禮類有所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二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樂類有樂記二十三篇、論語類有孔子三朝記七篇、共二百十五篇。戴德於其中、采輯八十五篇、而爲大戴禮記、戴聖則於其中、采輯四十九篇、而爲小戴禮記。二子各以己意取舍、故篇目各有



相同、而文字亦互有評略。四、小戴禮記四十九篇中、有樂記一篇、言樂之精義、故曰、禮樂備。

溫語譯、所謂大戴小戴、就指戴德戴聖兩叔姪、他倆曾注禮記。註字、只是采輯之意。記中或述聖人的嘉言、或說禮樂的精義、是頗完備的。這四句、是承上之六經、而說明禮記的概略、如認爲周禮爲周公所作、則其成書在前、禮記成書在後、故先說周禮、繼說禮記。

何注釋、按宋本禮記注疏；《隋書經籍志》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四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云云。按禮記注疏篇目、一曰曲禮上。二曰曲禮下。三曰檀弓上。四曰檀弓下。五曰王制。六曰月令。七曰曾子問。八曰文王世子。九曰禮運。十曰禮器。十一曰郊特牲。十二曰內則。十三曰玉藻。十四曰明堂位。十五曰喪服小記。十六曰大傳。十七曰少儀。十八曰學記。十九曰樂記。二十曰雜記上。二十一曰雜記下。二十二曰喪大記。二十三曰祭法。二十四曰祭義。二十五曰祭統。二十六曰經解。二十七曰哀公問。二十八曰仲尼燕居。二十九曰孔子閒居。三十曰坊記。三十一曰中庸。三十二曰表記。三十三曰緇衣。三十四曰奔喪。三十五日問喪。三十六曰服問。三十七曰間傳。三十八曰三年問。三十九曰深衣。四十曰投壺。四十一曰儒行。四十二曰大學。四十三曰冠義。四十四曰婚義。四十五日鄉飲酒義。四十六曰射義。四十七曰燕義。燕宴也。

四十八曰聘義。四十九曰喪服四制。以此觀之、禮記一書、雖經二戴一刪再刪、仍不失爲十三經中一本內容十分豐富之古籍之一。

曰國風、曰雅頌。號四詩、當詠諷。

溫注釋、一、詩經之編制、分三大類、風、雅、頌是也。毛詩有六義之說、謂賦、比、興、風、雅、頌也。賦比興、是詩之作法、風雅頌、是詩之體裁。風之含義有三、甲、爲上以風化下。乙、爲下以風刺上。丙、爲采自各國、可以覘各地之風俗、如詩中之周南、召南、十三國風便是。二、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大抵風爲民俗歌謠之作、雅爲宴饗朝會之樂歌、多屬士大夫作品、如詩中之鹿鳴之什、文王之什等篇便是。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毛詩序、蓋形容先人盛德之祭祀樂歌、亦士大夫所作之廟堂作品、如詩中之周頌、魯頌、商頌等篇便是。四、風、小雅、大雅、頌、爲四詩。五、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鄭玄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倍與背同、倍文猶今日之所謂背書、誦則節之以聲而吟詠也。然則詠諷者、謂吟詠詩句、直至能背書爲止。溫語譯、詩經一書的分類、有叫國風的、有叫小雅的、有叫大雅的、有叫頌的、所以稱爲四詩、這是應當吟詠諷誦的。這四句、是承上之六經、而說明詩經的概略。因詩經的國風、有說至春秋陳靈公的行事、時代較後、所以說明禮記之後、繼說詩經。

何注釋一、詩之賦比興、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言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意謂見今之失、不敢斥言、乃取比類以言之。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謂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而一詩之中、常有先賦後興或先興後比、或先比後賦者、作法不一。



注釋二、按宋本毛詩注疏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後人因此以詩爲二毛所傳、乃名詩爲毛詩的。毛詩正義序云；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性情、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注釋三、晉皇甫士安三都賦序有云；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爲之詩。按謂刪爲三百一十一篇、前文說商爲之序者、孔子弟子子夏姓卜名商也。論語爲政篇云、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於此說三百者、舉大數也。而詩經中不少言情作品、蓋情者、實出於天性、爲人所同有、所以說關雎樂而不淫、是此道理。詩經秦火之後、今按宋本毛詩注疏篇目、僅存三百零六篇、計國風自周南關雎起至豳之狼跋止共一百六十六篇、小雅自鹿鳴之什鹿鳴起至魚藻之什何草不黃止共七十五篇、大雅自文王之什文王起至蕩之什召旻止共三十一篇、周頌自清廟之什清廟起至閔予小子之什般止共三十一篇、魯頌自駉之什駉起至閔宮止共四篇、商頌自那一章至殷武止共五篇。另說乃存二零五篇。

詩既亡、春秋作。寓褒貶、別善惡。

溫注釋、一《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朱注；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蓋王者之迹熄、則由此

諸侯無獻納、天子無宴饗、而雅詩不復作、故謂之亡。於是下陵上替、而世道人心之變亂、有不可言者、孔子乃憂之而作春秋。孟子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公羊傳；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於孔子作春秋之微旨、說得最見分曉。二、褒者、如隱公元年、西元前七二二年。春秋書；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公羊傳；曷爲稱字、褒之也、曷爲褒之、爲其與公盟也。此示褒之例。三、貶者、如莊公元年、西元前六九三年。春秋書、夫人孫于齊。公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也。此示貶之例。范寧曰、一字之褒、榮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春秋穀梁傳集解序；褒貶之重要如此、故本書特提此兩字。四、善者、以其行事言。如僖公六年、西元前六五四年。春秋書；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穀梁傳曰、善救許也。是善善之例。五、惡者、亦以事言、如僖公五年、春秋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穀梁傳曰、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此惡惡之例。《史記、太史公自序》；「春秋善善惡惡。」故本書特提出善惡二字、示有根據。

溫語譯、詩經之中、像小雅大雅那樣體裁的篇什、既因周室衰微、沒有再作、於是春秋這本書、就跟着產生。它的筆法、是把褒貶的微旨、分別善惡等等、都寄託在其中了。此四句、是承上文之六經、而說明春秋之概略。因爲孟子說過、詩亡然後春秋作。故說明詩經之後、繼說春秋。

何注釋、司馬遷自序云、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云詩既亡者、非言詩之失佚、而謂盛世之音、不復有作而已。

注釋二、孔穎達春秋正義序云「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



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聞長世、然則有爲之務、可不慎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與動順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爲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五始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尙矣。但年紀縣邈、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歎銜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既不救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細讀之當概知春秋之作之原由與孔子之志之所在。

三傳者、有公羊、有左氏、有穀梁。

溫注釋、一、傳字讀去聲。博物志、聖人制作曰經、賢人著述曰傳。公羊傳、左氏傳、穀梁傳、向來謂之春秋三傳。韓愈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始終。可證。胡安國云、傳春秋者三家、左氏叙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辭辯而義精、學經以傳爲案、則當閱左氏、疏辭以義爲主、則當習公穀。欽定七經、見解良允。二、公羊、複姓、公羊傳今爲十三經之一。漢書藝文志、公羊傳十一卷。班固自注；公羊子、齊人。顏師古注；名高。徐彥；四庫全書提要以爲是唐人者。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此書之來歷如此。三、左氏傳、今爲十三經之一、作者爲誰、未有定論、據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與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說、爲有所刺譏、褒諱、貶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則以左傳爲左丘明所作。但持異議者多、如尚未得眞確之證據時、則仍以司馬遷之說爲準。四、穀梁、複姓、穀梁傳、今爲十三經之一。唐楊士勛穀梁傳疏；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魯人。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至漢書藝文志、穀梁傳十一卷。顏師古注、名喜。而論衡案書篇又云、穀梁寘、則穀梁子一人而四名。曰俶、曰喜、曰赤、曰寘、殆聲之訛轉也。

溫語譯、解說春秋的書法、或記叙春秋的事實、這樣的典籍、共有三部、這是公羊高的公羊傳、左丘明的左氏傳、穀梁赤的穀梁傳。此四句、是承上文之六經、而說明三傳的概略、因爲三者既屬春秋的傳注、上文已說春秋、所以跟着就說三傳。

何注釋、有關六經說明、到此爲止、凡三十二句、溫先生已多所注語矣。現在節錄漢太史令司馬遷自序有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諷。樂記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作六經說明之總結、信無不當。

經既明、方讀子、撮其要、記其事。

溫注釋、一、經明、謂通明經術也。漢代始以明經射策取士。唐制則取士有明經一科。二、有道德學問者所著之書、稱爲子。故漢書藝文志中、有諸子略、莊子、韓非子、老子等書、皆列於其中。大中至正之道、固散見於羣經、而諸子所作、亦自成一家之言、



故經明之後、猶須讀諸子、但宜樹立經義爲標準、以衡量各家學說、則所評判之是非、始不謬於聖賢、故本書主張經既明方讀子也。三、撮、痴乙切、攝取也。韓愈云、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見進學解。

溫語譯、以上所列舉的羣經、如已明白它的義理、然後纔去讀子部的各書。古代的書籍、有納入經、史、子、集、四部的分類。讀的時候、還要提攝它的旨意、記取它所敘述的事實。此四句、有承上起下之作用、經明句、是結束上文、讀子句、是引啟下文五子。何注釋、經既明一句、既如溫先生之注語、亦遙接前文所提出的號六經、當講求之互相呼應、學者能在講求之下而明白一切、進而修讀子書的。按子之一字、爲書籍分類之一目、而範圍甚廣、按後漢書注、諸子百六十九家、言百家學成數也。又按四庫提要子部總叙有云、自六經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區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軋、自董仲舒別而白之、醇駁乃分、其中或佚不傳、或傳而後莫爲繼、或古無其目而今增、古各爲類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爲部分者、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農家、有醫家、有天文算法、有術數、有藝術、有譜錄、有雜家、有類書、有小說家、其別教則有釋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類。又按文史通義、以孔子論語、曾子大學、子思中庸、孟子七篇、爲四子書。

五子者、有荀揚、文中子、及老莊。

溫注釋、一、荀子名況、漢書作孫卿、則以漢宣帝諱詢、避嫌名也、戰國趙人、初仕齊、三爲祭酒、齊人或讒之、乃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荀卿失官、因家蘭陵、著書數萬言而卒。參考史記孟荀列傳、今存荀子三十二篇。二、揚雄、字子雲、漢成都人、以文章名世、尋復薄詞賦而不爲、作太玄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桓譚論其

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云。漢書藝文志、有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周秦諸子最盛、本書獨首舉荀況揚雄者、因班固云、儒家於道最爲高。漢書藝文志。此二賢固儒家之重要人物。而韓愈云、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讀荀子、是二子早以並列。作者首舉荀揚、意在斯乎。三、王通、字仲淹、隋代龍門人、教授於河汾之間、受業者以千數、卒、門人私謚曰文中子。著述多散佚、中說十篇獨存、亦號文中子、頗擬論語、或以爲接孔顏之傳。王通之時代較後、不能與周秦作者並、但究屬儒家之中堅人物。若以荀況揚雄爲前茅、則當以文中子爲後勁。如此、始見儒家學派綿衍之悠長也。四、李耳、字聃、春秋時、楚苦縣人、爲周守藏室之史、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爲關令尹喜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行、莫知其所終。其書名老子、亦名道德經、史記有其列傳。五、莊周、字子休、周末宋蒙邑人、曾爲漆園吏、楚屢使人相聘、均辭而不受、於學無所不窺、而以道爲宗、與老子並稱老莊。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今存三十三篇、計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但外篇與雜篇文字、頗有後人竄入之作、非盡出於周手也。唐玄宗時、尊爲南華真經、影響中國學術界至廣且遠者、除儒家外、當推道家、而李耳莊周爲道家之巨擘。故本書只舉儒道二家之五子、其他各子不備列、可類推耳。

溫語譯、說到諸子的人物、有五位是比較著名的、那就是荀子、揚子、文中子、老子、和莊子。這四句、是承上文的讀諸子、而介紹那傑出的人物。

何注釋、本書原著者區適子先生措句先荀揚而後老莊、而不曰有老莊、文中子、及荀揚。

蓋以中國文化歷史自周秦至宋以來一直以孔道儒學爲主流也。

經子通、讀諸史。考世系、知終始。



溫注釋、一、中國之史書、最完備、不止一種、故曰諸史。據下文所舉、已有十七史。二、世系、謂世代相承之系次也、如唐高祖之子爲太宗、太宗之子爲高宗、高宗之子爲中宗等、便是。三、史事之演變、甚爲複雜多端、讀史者、必須知其起因及結果、故曰知終始。袁樞繼資治通鑑、而作通鑑紀事本末、用意即是使人知其事之終始耳。

溫語譯、經部和子部的書、讀通了、就要研讀各朝代的歷史。關於重要人物的世系、是如何延續、重大事件的終始本末、是如何演進、都應該考究、了解的。這四句、是說應讀史書、及其方法、有承上起下的作用。經子通、是總結上文讀經讀子的語句、讀諸史、是帶起下文歷述各朝代遞嬗的語句。古語云、先讀經、後讀史、則論事不謬於聖賢。這話說得很有道理、所以本書於讀經之後、才說要讀史。

何注釋、世系相承之考究、乃家族制度之起源、中外如是。自原始時代、男女爲保護其子女、經營同居生活而立家庭、漸次擴張、以血統關係而團聚者、繼而文明漸開、分姓氏、別親疏。小者成爲一方之家族、傳宗接代。大者成爲共同組織、立國君民、開發自然、守望相助、張生事以豐衣食、設政教以明人倫、建宗廟祭祀、以崇敬先人。於是國有國史、邑有邑志、族有族譜、家有家乘、以述先德先業、以紹來者。本段所云讀諸史、諸史者、除歷代國史之外、將包括邑志、族譜、家乘在內、而世系之相承、可於此中考求而自知其古往今來、凡事之終、凡事之始。

自義農、至黃帝、號三皇、居上世。

溫注釋、一、義、即伏羲、古帝名、姓風、號太皞、都陳、在位一百五十年。傳十五世、凡一千二百六十年。伏羲以前、已有若干皇帝、但世在洪荒、事難徵信。伏羲則始畫八卦、啟文明之兆、故本書敘述史迹、以伏羲爲首。二、農、即神農、始教耕稼、故號神

農。古帝名、以火德王、故號炎帝、姜姓。初都陳、後居曲阜、在位一百二十年。葬長沙、傳八代、歷五百三十年。三、黃帝、名軒轅、姓公孫、又姓姬、國於有熊、即今之河南省新鄭、故稱有熊氏。以土德王、故號黃帝。代神農氏爲天子、都涿鹿、即今之察哈爾涿鹿縣、在位一百年。西元前二六九七至二五九八、司馬遷以爲五帝之一、事詳史記五帝本紀。四、三皇之說不一、尚書大傳以燧人、伏羲、神農爲三皇。春秋斗運樞、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孔安國尚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本書從之。說文解字謂皇、大也。從自、自、始也。始皇者、三王大君也。自、讀若鼻、今俗以始生子爲鼻子。然則皇者、爲王之始也。

溫語譯、由伏羲氏、神農氏、以至黃帝、史書上稱他們爲三皇。那是居於上古的時代。歷史是由古至今、所以這四句、首先敘述始創文化的伏羲、以下就一直線的歷述各朝代、各人物。

何注釋、三皇由來、溫先生本已序次言之。而三皇之前、爲傳說時代、謂有盤古氏、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其人者、余亦如溫先生之意、世在洪荒、事難徵信。余所補充者、爲唐孔穎達之周易繫辭有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按釋文、包犧即伏羲。離、麗也、麗、附著也。言鳥獸魚鼈出沒顯著之處。噬嗑、合也、市人之所聚、異方之所合、蓋指食物也。



唐有虞、號二帝、相揖遜、稱盛治。

溫注釋、一、唐、指唐堯。堯爲黃帝之玄孫。初封唐侯、後爲天子、都平陽。即今之山西省臨汾。國號唐、在位一百年。時西元前一二三五七至二二一五八年。禪帝位於舜。二、虞、指虞舜。有、爲語首助詞。禮記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即用此義。舜亦爲黃帝之後、爲堯相二十八年、受堯禪而爲帝、國號虞、都蒲坂、在位五十年。時西元前二二五七至二二零八年。蒲坂、在今之山西省永濟。三《書經堯典》曰、若稽古帝堯。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故云二帝。四、堯讓帝位於舜、舜讓帝位於禹、非以武力革命、只如行禮時之揖讓、故曰、相揖遜。遜猶讓也。禮記禮運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堯舜之禪讓、協於此義、故曰盛治。

溫語譯、唐朝的堯帝、虞朝的舜帝、叫做二帝。他倆不傳帝位於己子、堯之子名丹朱、舜之子名商均。而拱手揖遜讓與賢人、所以歷史上稱爲盛大的治體。在黃帝之後、唐堯之前、尚有顓頊、帝嚳等人、本書未有涉及者、緣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以其事較近而可信、且行天下爲公之禪讓政治、最屬盛治也。本書正法此意、故於叙三皇之後、即以唐虞二帝接其武。

何注釋、孟子萬章篇有云；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又云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於此、見二帝不傳其子而讓於賢之因也。

夏有禹、商有湯、周文武、稱三王。

溫注釋、一、禹姓姒、號文命、崇伯鯀之子、治水有功、受舜禪位、有天下之號曰夏、都安邑、即今之山西省夏縣北。在位八年、時西元前二二零五至二一九七年、事詳史記夏

本紀。二、湯姓子、名履、字天乙、號湯。契之後、以諸侯伐夏桀、代之、有天下之號曰商、都亳、今之河南省商邱。在位十三年、時西元前一七六六至一七五三年。事詳史記殷本紀。三、文王、姬姓、名昌、周君季歷之子、武王之父、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克商、居王位、追諡爲文王。武王、名發、文王次子、伐紂而有天下、都鎬、即今之陝西省鄠縣東、在位七年、時西元前一二一至一一一五年。諡曰武。四、孟子有云、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是首以禹湯文武四人爲三王、本書從之。說文謂、王、天下所歸往也。

溫語譯、夏朝的開國者、叫禹王。商朝的開國者、叫湯王。周朝的開國者、叫文王武王。這在歷史上稱爲三王。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又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故本書叙二帝之後、即以三王接其武。

何注釋、禹、湯、文、武、不曰四王、而曰三王者、以文王雖有王之德、而及身未有王之位、只以諸侯之一、西伯而終其年。至武王有天下、始追諡文王也。夏朝末代天子紂王行暴政、西伯行仁政、故當時各地諸侯多歸附、乃有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局面。

夏傳子、家天下、四百載、遷夏社。

溫注釋、一、夏禹傳王位於其子啟。以後即世世相傳、君位世襲之制度、由此而定。二、名義考引廣記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禮記禮運云、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謂以天下爲私家之物而傳於子孫也。三、書經堯典云、朕在位七十載。載音宰、年也。爾雅釋文；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夏代由禹至桀、共十七君、歷四百四十年。即西元前二二〇五至一七六六年。曰四百載、舉成數也。四、土神爲社、有國者立



而祀之、故社稷爲國家之代詞。如社被遷、即表示國家滅亡。書經言「成湯放桀於南巢」其社之被遷可知。

溫語譯、夏朝君主的繼承法、是父傳於子、這正是古人所謂家天下之制度。它共傳了四百年、代表國家的社稷、就被人遷走了。這四句、是承上文之夏有禹、而說明它的傳位和歷年。

何注釋、孟子萬章篇云；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此禹不傳其相益而傳其子啟之原因。又按尚書言；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是紀夏禹治水之事迹、其事傳誦千古。

湯伐夏、國號商、六百載、至紂亡。

溫注釋、一、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今書經尚存湯誓、乃伐夏之重要文獻。二、唐虞時、契始封於商、湯乃其十四孫、既代夏、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三、由湯至帝辛、共傳六百四十四年、即西元前一七六六至一一二二年。四、紂，名辛、又名受、帝乙之子、天下謂之紂、是殘義損善之意。在位三十三年、周武王伐之、自焚死。

溫語譯、湯因夏桀無道、就討伐他、而接替了他的統治權、改國號爲商、共傳了六百年、至紂王就滅亡了。這四句、是承接上文的商有湯、而說明它的興起、滅亡和歷年。

何注釋、孟子離婁篇；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夏之桀、商之紂、同淪爲亡國之君、如出一轍。

周武王、始誅紂、八百載、最長久。

溫注釋、一、武、其人之諡也。諡法、克定禍亂曰武。武王伐紂、撥亂世、反之正、可謂克定禍亂、故諡爲武。二、殺有罪之人曰誅。孟子云、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誅

字本此。書經有泰誓、牧誓等篇、即記叙武王伐紂之事、亦詳見周本紀。三、周自武王致報王、傳三十七主、歷八百六十六年、即西元前一一二二至西元前二五六年。

溫語譯、周武王纔開始誅紂滅商、而接替他的統治權。紂雖無道、而周文王且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但仍隱忍未發、至武王始毅然起弔民伐罪之師、故用始字。此後、共傳了八百年、較之夏商二代、是最長久的、這四句、是承接上文的周文武、而說明它的起兵革命和歷年長久。

何注釋、始誅紂之始字、甚有指其遲出之意、西伯以地方百里起、而至三分天下有其二、猶不及早取代統治大權者、實有其由。孟子公孫丑篇有云；由湯至於武丁、聖賢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此言紂雖無道、有多位賢臣輔佐之故、乃得久延。至有；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此說亦出自孟子公孫丑篇。按史記殷本紀、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殷、殷在鄴南、遂爲天下號、契是殷家始祖、故言殷契。史記紀商曰殷、乃本此也。又按商朝自湯至紂、共三十傳、武丁爲第二十二傳繼位者。爲商朝明主之一。

周轍東、王綱墜、逞干戈、尙遊說。

溫注釋、一、左傳昭公十二年：將必有車轍馬迹焉。車輪所碾之迹爲轍。周幽王被犬戎殺於驪山之下、其子平王、乃遷都於洛陽以避之。事詳史記周本紀。洛陽在鎬京之東、故曰周轍東。此後即屬東周。二、綱、乃漁網之大繩。王綱、蓋以喻維繫政治組織之中樞權力。范寧云、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



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春秋穀梁傳集解序；所謂王綱墜之情況、於此可見一斑。三、書經牧誓：稱爾戈、比爾干。戈者戟也、用以刺擊。干者盾也、用以防禦、皆古代之武器。周自東遷以後、諸侯之戰鬥日繁、故以干戈代戰事。逞音請、放縱之意。四、說音稅、以言語曉喻他人、使其聽從己之見解曰說。韓非子有說難篇。孟子有、宋輕將之楚、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可證。尚者上也、當時遊說諸侯之風盛行、故曰尚遊說、以遊說爲上也。《孟子》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尚字本之。

溫語譯、周室遷都於東方之後、統治力就日漸衰落、各方諸侯、從而放縱武力、作戰伐略土之行動、那些智識份子、又到各大國之間、作挑撥離間的游說、以弋取功名富貴。這四句、是說周室東遷以後的社會狀況、仍屬承接周文武之句、而續作申述。

何注釋、按史記周本紀集解、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又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幼學故事瓊林云、三代亡國、夏桀以妹喜、商紂以妲己、周幽以褒姒。幽王寵褒姒、嘗以舉烽火擂鼓引諸侯之兵、以引其笑、而數爲之、及西夷犬戎來攻、諸侯以爲又戲、兵莫至、犬戎乃殺幽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至有平王立、東遷於維維邑、以避戎寇。自此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齊、楚、秦、晉坐大。而當時說客之著者、有蘇秦、張儀、范雎、趙良、韓非等輩。按維維邑即洛邑、今之河南省洛陽縣西。始春秋、終戰國、五霸強、七雄出。

溫注釋、一、由周平王四十九年、即西元前七二二年、至周敬王三十九年、即西元前四八一年、爲春秋時期。因春秋一書、魯國史記、所記載係此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故春秋二字、由史書名稱、轉而爲時代名稱。二、由周敬王四十年、西元前四八零年、至秦王政

二十五年、西元前二二二年、共二百五十九年、爲戰國時期。因其時周室衰微、秦與六國、勢均力敵、作戰頻仍、故謂之戰國。三、五霸爲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孔穎達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左傳成公二年疏。四、班固答賓戲；七雄虓鬪。雄、雄長也。謂韓、趙、魏、齊、楚、燕、秦之七國、皆雄長之國也。王維詩云、七國雌雄猶未分、攻城殺將何紛紛。可知其並峙而戰爭之烈。

溫語譯、這情況、是開始於春秋時代、終結於戰國時代。當春秋時、有五國的君主、所謂五霸者、相繼而稱強。當戰國時、則有七國的君主、所謂七雄者、出現而爭雄。這四句、是由上文的、干戈、十二句、均紀述周事。因周代歷年既長、事亦較多、時亦較近。故敘述應較詳、不能只如叙夏商時之四句便了。

何注釋、晉杜元凱春秋經傳集解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溫先生於前文已有言之。按周代東遷之前、後來史家稱爲西周、平王以後稱東周、故有東周列國之稱。當春秋時代、除五霸之外、尚有魯、衛、陳、蔡、曹、鄭、燕、吳、諸國。晉在戰國時代、一分爲三、曰趙、曰魏、曰韓。此三家原世爲晉卿。嬴秦氏、始兼并、傳二世、楚漢爭。

溫注釋、一、帝顓頊之苗裔伯益、佐舜有功、賜姓嬴氏。周孝王、西元前八九七至八八八年。封伯益十九世孫嬴非子於秦、今之甘肅省天水、爲附庸。及秦襄公始列爲諸侯。春秋時、爲十二諸侯之一、戰國時、爲七雄之一。二、秦王政十七年、西元前二三零年、滅韓、最後於二十六年、西元前二二一年、滅齊、而統一中國。庾信哀江南賦云；是知



并吞六合、不免軼道之災。并字本之。三、秦始皇曰、朕爲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史記秦始皇本紀；故其子胡亥、爲二世皇帝。此二世乃指胡亥、但秦傳至第二代即亡。子嬰爲秦王、只四十六日、不計。則二世亦可解作第二代。四、楚、指項籍、因彼自稱爲西楚霸王。漢、指劉邦、因彼被封爲漢王。其時雖有王侯豪傑、並起而爭、但劉項之勢力最大。司馬遷云、然羽非有尺寸、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見史記項羽本紀。故本書只舉楚漢爭。

溫語譯、秦國的君主、是姓嬴的、傳到嬴政、就兼并六國、而統一了中國。不過、纔傳了二世、而諸侯豪傑們、就紛紛的起來革命。司馬遷所謂、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蠶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就中楚項羽和漢劉邦的勢最強大、而戰爭得也最劇烈。這四句、是叙秦自統一至滅亡、歷時不多、由秦始皇二十六年至二世三年、只得十五年而已耳。由西元前二二一年至西元前二零七年。

何注釋、秦之國祚不長原因、爲節錄漢賈誼過秦論有云：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言秦始皇六世祖孝公早有兼并之謀的。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梠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此言嬴秦兼并之謀至是大功告成、故云始兼并的。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此言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以弱天下之民、乃招至陳涉起義、楚漢隨之。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高祖興、漢業建、至孝平、王莽篡。

溫注釋、一、高祖、即劉邦。史記有高祖本紀。高者、其諡號。集解引張晏曰、諡法無高、以爲功最高、而爲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二、漢業、謂有漢一代之帝業。三、孝平、乃西漢最末之帝、名衍、孝平乃其諡號。諡法、執事有制曰平。四、篡、音散、逆而奪取也。王莽、乃漢孝元帝王皇后之姪、孝平帝元始五年、西元五年、弑孝平帝、立孺子嬰、而已居攝、三年、又廢之、遂即帝位、改國號曰新、至地皇三年、西元二二年而亡。

溫語譯、漢高祖消滅楚項羽之後、興起爲帝、漢代的皇業、從此建立、但傳至孝平帝時、終被外戚王莽、篡奪了君位、而西漢亡。此四句、是承接上文之楚漢爭、而說到漢得建其大業、後至遭篡奪之禍。

何注釋、宋蘇老泉有高祖論云；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刦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老泉之言、確是的論。而項羽之敗於劉邦手下、則以不能用范增耳、否則或成楚業建也。

光武興、爲東漢、四百年、終於獻。

溫注釋、一、漢光武帝名秀、字文叔、景帝子長沙定王發之後。光武者、其諡號。諡法、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顧祖禹曰、王莽盜竊神器、假名易號者、四方蜂起、世祖艱難一旅、次第翦除、光復舊物、改宅東京。光武帝廟號世祖。見《讀史方輿紀要》。所謂興者、其事略如此。二、漢高祖都於長安、光武帝遷都於洛陽。洛陽在長安之東、故曰東漢。三、由漢高祖元年、西元前二零六年至孺子嬰初始元年、西元八年、共二百一十四年、再由建武元年、西元二十五年至建安二十五年、西元二二零年、共一百九十



六年。建武之前、尚有淮陽王更始兩年、二十三至二十四年。三共四百一十二年。四百年、舉整數也。四、獻、獻帝也。帝名協、靈帝之子。獻者、其諡號、諡法、聰明叡哲曰獻。建安二十五年、帝禪位於曹丕、漢祚乃終。

溫語譯、王莽篡漢之後、不久、光武帝打開中興局面、而爲東漢的開始。由漢高祖計起、共綿歷了四百年、直至獻帝、纔終了。西漢雖亡、東漢踵起。所以此四句、是叙光武中興、直傳至獻帝之事。

何注釋、兩漢之一盛一衰之由、可讀諸葛亮之前出師表、其中有云；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其實、孔明先生此言、何只爲兩漢嘆息、實盡說了古今中外如出一轍也。按東漢自光武始、至十傳爲桓帝、十一傳爲靈帝。

魏蜀吳、爭漢鼎、號三國、迄兩晉。

溫注釋、一、曹丕於建安二十五年廢漢獻帝爲山陽公、改漢稱魏、是爲魏文帝。由黃初元年至元帝咸熙元年、西元二六四年、共傳四十五年、禪位於司馬炎。二、劉備於黃初二年、西元二二一年、在成都稱帝、以繼漢統、是爲蜀漢昭烈帝、由章武元年、即黃初二年、至後主炎興二年、西元二六三年、共傳四十三年、爲晉所滅。三、黃初三年、西元二二二年、孫權亦自上尊號、國號吳、是爲吳大帝。建都於建業、即今之南京。由權之年號、黃武元年、即黃初三年、至歸命侯孫皓天紀四年、西元二八零年、共傳五十九年、爲晉所滅。四、漢書郊記志云；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故以爭漢鼎、爲爭漢室之統治權。五、魏有十三州之地、蜀有三州之地、吳有五州之地、皆足以成爲一國。陳壽作三國志、故曰號三國。六、迄、音兀、至也。由武帝泰始元年、西元二六五

年至愍帝建興五年、西元三一六年、共歷五十二年、爲西晉。時都洛陽、洛陽在建業之西、故曰西晉。由元帝建武元年、西元三一七年至恭帝元熙元年、西元四一九年、共歷一百零三年、爲東晉。時遷都建業、建業在洛陽之東、故曰東晉。合稱爲兩晉。

溫語譯、漢亡之後、魏國的曹丕、蜀國的劉備、吳國的孫權、相繼稱帝、自然是想爭取漢室的九鼎。比喻想得到漢室的統治權、它是正統相傳的。事實上、他們是各據一方、不能相下、所以稱爲三國。由此、一直傳到西晉、東晉、而爲兩晉。此四句、是承上文之漢祚既終、而叙三國分峙、西晉統一、東晉偏安等史事。

何注釋一、元代羅貫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簡稱三國演義所載；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國分爭、并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分爭、又并入於漢、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三國。推其致亂之由、殆始於桓靈二帝。桓帝禁錮善類、崇信宦官。及桓帝崩、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共相輔佐。時有宦官曹節等弄權、竇武陳蕃謀誅之、作事不密、反爲所害、中涓自此愈橫。其後張讓、趙忠、封譚、段珪、曹節、侯覽、蹇碩、程曠、夏惲、郭勝十人朋比爲奸、號爲十常侍。朝政日非、以致天下大亂、盜賊蜂起。按文內所稱宦官、中涓、常侍、皆宮廷內之內侍統稱、至唐代稱內監。所謂盜賊蜂起、是由黃巾饑民造反起。降及獻帝之時、乃有董卓曹操先後乘虛而入、把持大勢、心懷竊國。遂致羣雄並起、互爭地位。曹操據袁州、孫策據江東、袁紹、袁術分據冀州壽春、劉表據荊州、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呂布據徐州、劉備隨處依附、乃有攜民渡江、借用荊州之流浪生涯、直至弱肉強食、天下三分。進入三國時代。

注釋二、鼎之源流、左傳有楚子問鼎一篇「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



鼎象物、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庥。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成王定鼎於郊廓、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讀此段、即知鼎之遷、爲朝代之換、推此周遷於秦、而秦遷於漢矣。漢鼎本此也。按楚子爲春秋時代五霸之一、楚莊王也。

注釋三、三國後期、魏黃初年間、司馬懿仕魏、官歷御史中丞、大將軍、丞相、自此政歸司馬。傳其子師及昭、及蜀亡於魏、昭之子炎、依樣畫葫蘆、挾滅蜀收川之功、帶劍入宮、逼魏帝曹奂禪位、國號曰晉、旋滅吳、統一天下。故有三國盡歸司馬懿之諺語。宋齊繼、梁陳承、爲南朝、都金陵。

溫注釋、一、劉裕於永初元年、西元四二零年、篡晉、稱帝、改國號爲宋、是爲宋武帝。傳至順帝昇明二年、西元四七八年而亡、共歷五十九年。蕭道成於建元元年、西元四七九年、篡宋、稱帝、改國號曰齊、是爲齊高帝。傳至和帝中興元年、西元五零一年而亡、共歷二十三年。三、蕭衍於天監元年、西元五零二年、篡齊、稱帝、改國號曰梁、是爲梁武帝。傳至敬帝太平元年、西元五五六年而亡、共歷五十五年。四、陳霸先於永定元年、西元五五七年、篡梁、稱帝、改國號曰陳、是爲陳武帝、傳至後主禎明三年、西元五八九年而亡、共歷三十三年。五、宋、齊、梁、陳。只統治中國南部地方、與北方之拓跋魏並峙、故史家稱爲南朝、而李延壽有南史北史之作。六、金陵、即今之南京。江南志載、楚威王滅越、置金陵邑、因其地有王氣、埋金鎮之、故名金陵。及秦始皇掘斷連岡、改名秣陵。吳、東晉、宋、齊、梁、陳、均建都於此。

溫語譯、劉裕建立的宋朝、蕭道成建立的齊朝、蕭衍建立的梁朝、陳霸先建立的陳朝、依次繼承了東晉的統治權。這四代、是史稱南北朝中的南朝、因爲都是在南方的金陵建立

國都的。這四句、是承接上文的兩晉、而叙南朝。因爲南北朝並時存在、而南朝受晉之禪位、近於正統之傳、故先述之。

何注釋、按晉自統一天下、時爲西元二六五年、至西元三零四年、即有五胡亂華、匈奴入侵及十六個僭稱國號者之至亂之極、以至第四傳之愍帝年僅十八、即遇弑而國亡。及元帝復國、都金陵、成偏安之局、是爲東晉。之前爲西晉、兩晉共十五傳至恭帝、爲權臣劉裕所篡而亡。至此又羣雄並起、此落彼繼、展開南北朝局勢、各自稱帝稱王。

北元魏、分東西、宇文周、與高齊。

溫注釋、一、北、指北朝。綠鮮卑人、鮮卑爲五胡之一、亦東胡族也。以別依鮮卑山、因以爲號。拓跋珪，拓跋其姓、珪其名。鮮卑謂土爲拓、謂后爲跋。魏之先祖一傳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稱拓跋氏。於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西元三八六年稱帝。史稱道武帝、國號魏。都於平城、即今之山西省山陰縣北。至孝文帝宏、慕華化、遷都洛陽、改拓跋氏爲元氏、故曰元魏。史又稱後魏、則以其在曹魏之後、又稱北魏、則以其在北方、與南朝並峙也。二、元魏傳至孝武帝永熙三年、西元五三四年而分裂爲東魏西魏、已綿歷一百五十九年。三、魏孝武帝因謀殺高歡不遂、而西奔長安、高歡乃另立孝靜帝善見於鄴、今之河南省臨漳。史稱東魏、傳至武定八年、西元五五零年而亡、只歷二十七年。四、宇文泰別立文帝寶炬於長安。西元五三五年、史稱西魏、以別於都鄴之東魏。傳至恭帝大統三年、西元五五六年而亡。只歷二十二年。五、宇文、爲鮮卑姓、鮮卑俗謂天子爲宇文。宇文覺於陳武帝永定元年、西元五五七年篡西魏、改國號爲周、史稱北周。傳至靜帝大定元年、西元五八一年而亡、只歷二十五年。六、高歡之子高洋、於武定八年、篡東魏、改國號爲齊、以別於南朝之蕭齊、史稱北齊。傳至承光元年、西



元五七七年而亡、只歷二十八年。蓋滅於北周也、周既滅北齊、遂統一北方、而與南方之陳、成對峙之局。

溫語譯、說到北朝、就有姓元的元魏、興起建國而稱帝、後來分裂爲東魏、建都於鄴、鄴近東方、故稱東魏。西魏建都於長安、長安近西、故稱西魏。不久、西魏禪位於姓宇文之北周、東魏禪位於姓高的北齊。這四句、是承接上文之叙南朝、而轉述北朝亦有元魏、東魏、西魏、北周、北齊、分裂代嬗的情況。

何注釋、論南北朝時代、是一個武功世界、以武力出政權的時代、但此期間、卻文人輩出、尤以賦家迭起、不讓漢魏於前。其最著者、宋有謝靈運之山居賦、謝惠連之雪賦。齊有王融之應竟陵王教桐樹賦。梁有梁武帝之孝思賦、沈約之麗人賦、江淹之水上神女賦、何遜之窮鳥賦。陳有陳後主之棗賦、陸瑜之琴賦。後魏有李顥之大乘賦。北齊有魏收之懷離賦。北周有庾信之哀江南賦、對燭賦。皆千古傳誦、備載文選。時彥何沛雄著漢魏六朝賦家論略一書、對此輯選、十分廣博。何沛雄、順德大良人。

迨至隋、一土宇、不再傳、失統緒。

溫注釋、一、迨音殆、及也。北周楊忠、隨宇文泰起事、以功封隋公。子名堅、襲爵、於開皇元年、西元五八一年篡北周、稱帝、改國號爲隋、是爲隋文帝。二、四方上下曰宇。開皇九年、西元五八九年、隋文帝滅陳。而中國土宇、由南北朝之多年分治、再歸於統一。三、文帝崩、子揚廣繼位、是爲煬帝。煬音讓。大業十三年、西元六一七年、爲宇文化及所弑、而隋亡。如由開皇九年計起、則只傳三十九年。四、統、謂傳統。

《孟子》：「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中庸》：「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

溫語譯、及至隋代的楊堅、就滅掉南朝的陳、而統一中國、但只能傳到其子楊廣、便失去

統治的基業。不再傳、即不能再傳下去之意。此四句、是承接上文、而繼叙隋文帝結束南北朝之分治、統一中國、但不久、即歸滅亡之事。

何注釋、楊堅能統一土宇、結束了自西晉末年以來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得天下分久必合之機會、建立楊家王朝、但國祚如此短促、考其原因、乃爲廢太子勇而立次子廣所致。隋書史臣曰；考之前王、足以參縱盛烈、但素無學術、不能上下、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暨乎暮年、此風逾扇、又雅好符瑞、暗於大道、聽哲婦之言、惑邪臣之說、溺寵廢嫡、託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兄弟之隙、縱其尋斧、剪伐本枝、子孫繼踵屠戮、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高祖、成於煬帝。高祖是指隋文帝、文帝不傳長子而傳次子。作者謂其不再傳、蓋或是指此也。史臣又曰；煬帝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教絕四維、刑參五虐、鋤誅骨肉、屠勦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爲戮者不知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旌旗萬里、徵稅百端、民不堪命、自是海內騷然、左右之人、皆爲敵國、遂以萬乘之尊、死於一夫之手。楊家王朝是如此收場、失其統緒。

唐高祖、起義師、除隋亂、創國基。

溫注釋、一、唐高祖、乃李淵、後即帝位、廟號高祖、以國號唐、故稱唐高祖。二、隋大業十三年、煬帝巡幸江都、羣雄並起、李淵時爲太原留守、聽其子世民之勸、在晉陽起兵、直取長安。隋煬帝失德、李淵之兵類似弔民伐罪、故曰義師。三、如王世充、竇建德、劉武周、梁師都等人、紛紛崛起、所謂亂也。唐起自太原、先定關右、次奠洛陽、遂清江表、進掃河朔、天下復歸統一、所謂除隋亂也。四、唐高祖入長安、初立煬帝之孫楊侑爲帝、翌年、即武德元年、西元六一八年、聞煬帝在江都被弒、乃廢侑自立、改國號爲唐、唐之基業遂創立。



溫語譯、唐高祖看見隋末大亂、羣雄紛起、也興起正義的軍隊、結果、把那些割據疆土、建國稱尊的僭竊者、次第討平、而創立了唐朝的國基。此四句、是承上文隋失統緒、而繼叙唐高祖平亂建國之事。

何注釋、仗義興兵曰義師、爲國救難曰勤王。李淵實際是一位成功的機會主義者、隋之亂平、結果亦奉送江山。

二十傳、三百載、梁滅之、國乃改。

溫注釋、一、唐代歷年較長、共傳二十帝、即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昭宣帝、是也。二、唐自武德元年、至天佑三年、西元九零六年、共二百八十九年。三百載、舉整數耳。三、朱全忠於開平元年、西元九零七年、篡唐而自立爲帝、改國號爲梁、史稱後梁。

溫語譯、唐代共傳了二十個皇帝、綿歷了二百年、結果、梁朝滅掉了它、唐的國號纔改變。此四句、是承接李唐建國之後、繼叙其傳世歷年的數目、以至滅亡。

何注釋、按舊唐書、高宗永徽六年、廢王皇后、立武曌爲后、晉稱天后、高宗多苦風疾、百司奏表、皆委天后詳決。自此內輔國政數十年、威勢與帝無異。弘道元年、帝崩、皇太子顯即位、是爲中宗。尊天后爲則天皇后、載初元年革唐命、改國號爲周、加尊號曰聖神皇帝、降皇帝爲皇嗣。時爲西元六九零年、至西元七零五年、中宗復位復國號。

玄宗天寶十四年、范陽節度使安祿山、以誅楊貴妃從兄楊國忠爲名、稱兵詣闕、陷東京、玄宗幸蜀、途次馬嵬頓、六軍不進、請誅楊氏、於是誅國忠、賜貴妃自盡。安祿山據東京、竊號燕國、祿山死、傳其子慶緒。後祿山部將史思明殺慶緒、肅宗乾元二年、

史思明代位燕王。代宗寶應二年、僞范陽節度使李懷仙殺史思明之子朝義而歸降。自安祿山於天寶十四年反起、共歷八年、史稱安史之亂。

梁唐晉、及漢周、稱五代、皆有由。

溫注釋、一、梁由朱全忠建國、由開平元年至龍德二年、西元九二二年、共歷十六年、而爲後唐所滅。二、唐由李存勳建國、史稱後唐、由同光元年、至泰清二年、西元九三五年、共歷十三年。而爲晉所滅。三、晉由石敬瑭建國、史稱後晉、由天福元年、至開運三年、西元九四六年、共歷十一年、而爲遼所滅。四、漢由劉知遠建國、史稱後漢、由乾祐元年、至乾祐四年、西元九五零年、只歷四年、而爲周所滅。五、周由郭威建國、史稱後周、由廣順元年、至顯德六年、西元九五九年、共歷九年、而禪位於宋。

溫語譯、唐朝過後、歷史上有所謂梁、唐、晉、漢、周、這就稱爲五代。薛居正有舊五代史、歐陽修有新五代史、它們的興起滅亡、都有來由的。此四句、是承接梁滅唐之後、而繼叙五代。

何注釋、有唐一代、自安史之亂之後、至德宗年間、有朱泚稱皇、僖宗年間、有黃巢陵突、延及昭宗、國運益衰、朱全忠以功高震主、懷篡奪之謀、先後弑昭宗、哀帝、唐遂以亡、五代遂以起。

炎宋興、受周禪、十八傳、南北混。

溫注釋、一《書經洪範》火曰炎上。宋以火德王、故曰炎宋。二、後周恭帝元年、西元九六零年、北漢聯遼軍入寇、殿前都檢點趙匡胤率兵往拒、軍次陳橋驛、將士以黃袍加匡胤身、擁立爲帝。遂入汴都、接受周主之禪位。三、宋代共傳十八帝、即太祖、太宗、眞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欽宗、以上北宋。高宗、孝宗、光宗、寧宗、理



宗、度宗、恭帝、端宗、帝昺、以上南宋、是也。四、混、混亂也。因宋雖平定五代中之十國、但不久、有西夏之崛起、有遼、金、元之相繼興於北方。且金人陷汴京、宋室南渡、又成偏安之局。所謂混也、又可解釋作混一、因宋代傳十八主之後、南北雙方、復歸於混一也。宋代由建隆元年、西元九六零年，至靖康元年，西元一一二六年，共一百六十七年，爲北宋。復由建炎元年、西元一一二七年、至祥興二年、西元一二七九年、共一百五十二年、爲南宋。北宋南宋、合共歷三百二十年。

溫語譯、相傳以火德王之宋帝、繼五代而興起、他接受了後周的禪位、後來傳了十八位君主。那時候、南北之地、並不統一、政局是混亂的。此四句、是承接上文之五代、而繼叙宋帝受禪、及君主傳位之數目。

何注釋《岳飛滿江紅》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靖康、宋欽宗年號、爲北宋之末。當時世居黑龍江流域與長白山一帶之女真族、滅遼之後、進犯中原、稱號曰金。擄宋徽宗欽宗父子、趙氏江山陷於分崩離析。故武穆之詞章、乃有待從頭、收拾舊山河之句、而胡虜與匈奴、是指金人也。西元一二三四年、蒙古族滅金、稱號曰元。隨攻南宋。至宋祚將盡、應詔勤王之文天祥、力抗元兵而敗、被執不屈而死、死前寫有正氣歌一篇、傳誦千古。及元兵南下、直破厓山、左丞相陸秀夫背負宋帝昺、君臣齊蹈厓門海殉國、因此、香港有其兵敗逃亡遺跡、曰宋王臺。有宋一代、先後有遼、金、元、之亂、所謂南北混者、蓋亦以此。

十七史、全在茲、載治亂、知興衰。

溫注釋、一、十七史、指十七部史書。計一、司馬遷之史記、二、班固之漢書、三、范曄

之後漢書、四、陳壽之三國志、五、房喬等之晉書、六、沈約之宋書、七、蕭子顯之南齊書、八、姚思廉等之梁書、九、姚思廉等之陳書、十、魏收之魏書、十一、李百葍之北齊書、十二、令狐德棻之周書、十三、魏徵等之隋書、十四、李延壽之南史、十五、李延壽之北史、十六、劉昫之舊唐書、十七、歐陽修宋祁等之新唐書。二《論語》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茲、此也。三、治亂、指世道之治平或混亂。《孟子》：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衰、指衰落、衰亡。《左傳宣公三年》「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是也。

溫語譯、上文所記義農至五代的各事、是根據歷史的、因為十七部的史書、完全在這裏、它把政治的一治一亂、都記載起來、各朝代的或興或衰、治亂以事言、興衰以人言、也都可查考它、而了解一切。這四句、是歸結上文所述、而說明它全是實錄、足以徵信。何注釋、十七史加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即為二十四史矣。本書原作者區適子先生、按順德縣志清咸豐版列傳；區適子、字正叔、稱登州先生。父瑛、字良玉、宋德慶參軍、有廉介聲。從父翊龍、官至朝散郎。適子幼、爽邁能文詞、通經史、里人多造門求講解、從者數百人、自以世食宋祿、抱道不肯出。或勸之求仕、曰、吾南人操南音、安得與達魯花赤相俯仰耶。蓋元州縣官、多以蒙古人佐之。所為詩文、各若干卷、所著三字經文、極馴雅、童蒙始就學、必首以為訓。是作者為宋末元初人、故所及者至宋為止。先生原籍登州、在宋元時屬南海、至明景泰三年、西元一四五二年、順德建縣、自此畫歸順德。

讀史者、考實錄、通古今、若親目。

溫注釋、一、班固謂司馬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



其事核、不虛美、不穩惡、故謂之實錄。見漢書司馬遷傳、但十七史中、未必盡如此。故讀史者、須深入考究、果屬實錄、始予置信。孟子已云、盡書信、則不如無書。本書特提出考實錄三字、具見識解之高。二、王充云、知今而不知古、謂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見其所著論衡篇。韓愈詩、人不通今古、馬牛而襟裾。蓋讀史須貫通古今也。三、目字、本屬名詞今作看見解、則名詞變爲動詞。在修辭學上、謂之轉品。所謂如聞其聲、如覩其形。讀史如此、自能發生興趣、深留印象。

溫語譯、讀歷史的人、應該小心考察它所寫的、是否實錄。總之、要貫通古今之事實演進、前因後果等等、這些雖已成陳迹、但讀起來、還像親眼見到古人的活動一樣的。這四句、是承接上文所叙各種史書之後、而指出讀史者應採取的態度。

何註釋一、前文有考世系、知終始。今日讀史者、考實錄、通古今、若親目。皆著意在考之一字。知終始與通古今、其義一也、惟皆賴於考而後能知與通也。按考、校也、稽也、察也、觀也、究也、効也、按也、皆具精研覃思、旁徵博引之意。

註釋二、論語八佾篇；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按周武王爲天子後、封夏朝後代爲杞國、封殷朝後代爲宋國。孔子自謂雖能說夏殷二朝之禮、但由於杞宋兩國所存之先代文獻缺乏、如果是有足夠的資料、便可斷定夏殷禮制的全貌了。聖人治學態度與考究功夫之嚴謹慎重、於此可見。故區先生特別提出讀史者、須考實錄也。

口而誦、心而維、朝於斯、夕於斯。

溫注釋、一、鄭玄曰、以聲節之曰誦。徐鍇曰、臨文爲誦、誦、從也、以口從其文也。蓋從書之文字而出聲曰讀、讀時有節奏、如吟詠者、曰誦。韓愈進學解云、口不絕吟於六

藝之文。以述其爲學之功。可見吟誦之重要。二、維、通惟、計度也。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維萬世之安』蓋口固要吟誦、心亦要思維。論語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故本書於口誦之外、繼曰心維。如此、方可免讀而不思之弊。三、夕、暮也。左傳有云、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斯、此也。作代名詞用。代經、子、史之各種書本。禮記檀弓『品節斯、斯之謂禮』如能朝於斯夕於斯、則不至有一暴十寒、所學無成之弊。

溫語譯、凡讀書的方法、口頭要誦讀、心裏也要思維。且一早一晚、都要把精神集中在書本上。因爲學問是不能間斷的。此四句、是承接上述讀史的方法、而推及於讀經、讀子的方法。既總結上文由孝經至此的一大段詞句、且帶起下文所學各項勤學而有成的歷代名人。

何注釋、中庸有云；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詩經周頌敬之章有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皆寓口誦心維、不輟所學之意。

昔仲尼、師項橐、古聖賢、尚勤學。

溫注釋、一、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時魯人。周靈王二十一年、西元前五五一年生、周敬王四十一年、西元前四七九年卒。仕魯至大司寇。從事教育、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贊周易、授曾參孝經、門人後學、述其言行爲論語。孟子以爲集大成。司馬遷尊爲至聖、歷代因之。事詳史記孔子世家。二《戰國策秦策》甘羅曰『大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則其師七歲之項橐、事有可能。三、周敦頤曰、士希



賢、賢希聖、聖希天。孟子曰、大而化之謂聖。四、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讀易、至韋編三絕』其勤學可想。

溫語譯、從前的仲尼、以項橐爲師、可知古代聖賢、尚且這樣的勤學。此四句、是承上文的說明讀書方法之後、再學孔子勤學之事、以資證明。勤學的人物很多、而孔子是一位至聖、故首先學之、然後歷數各名人。

何注釋、關於項橐其人其事、在史記內所載甚簡、只附載於甘茂傳云；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會文信侯使張唐與燕共伐趙、張唐不願行、文信侯不快。甘羅曰、臣願勸張唐行。文信侯曰、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請其行。甘羅曰、大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其後、甘羅果不辱命。項橐其人、只見於甘羅之說、至於孔子以甚師之、未有說明。索隱謂、尊其道德、故云大項橐。由一大字、他就成爲鼎鼎大名的神童了。

趙中令、讀魯論、彼既仕、學且勤。

溫注釋、一、趙普、字則平、宋幽州薊人。佐宋太祖定天下、復相宋太宗。中令、乃中書令之簡稱。唐代以中書省之長官中書令爲宰相、趙普亦任宰相，故尊稱爲中令。二、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勸讀書、乃手不釋卷、尤喜論語。嘗謂太宗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故本書以讀魯論許之。漢時、論語有魯論、齊論、古論三種本子之分。魯人所學曰魯論、共二十篇、齊人所學曰齊論，共二十二篇，多問王與知道二篇。出孔子宅壁中者曰古論、共二十一篇、分堯曰爲政兩篇。張禹原學魯論、兼學齊論、於二本中、擇其善者、合爲一書、稱張侯論。書既出、甚受歡迎、學者學此、注者注此、而魯論齊論古論之原本、同遭廢棄、卒致亡失。故本

書用魯論二字、三、禮記曲禮『四十曰強而仕』仕者、出任於官府之意。趙普既知已寡學術而手不釋卷、其勤學可想。

溫語譯、宋代的趙中令、喜歡讀論語、他雖然已經出來仕宦、政務紛繁、但學問的工夫、還是很勤勉的。此四句、是承接上文叙孔子勤於求師之事、再學趙普亦勤於讀書之事、以加強其論據。先之以聖人、繼之以宰相、叙事的程序、應該如此。

何注釋、論語子張第十九；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正義曰、此章勸學也、言人之仕官行已職優閒有餘力、則以學先王之遺文也。若學而德業優長者、則當仕進以行君臣之義也。趙普以既仕之身、勤讀魯論、用以牧民治國、比學而優則仕、更爲難得。披蒲編、削竹簡、彼無書、且知勉。

溫注釋、一、路溫舒、字長君、西漢時鉅鹿人。少牧羊、常編蒲寫書。宣帝時、官至臨淮太守。宋人梁弼、課兒云、幸有明窗兼淨几、何勞鑿壁與編蒲。所謂編蒲、即指路溫舒此事、蓋早已傳爲美談。二、公孫弘、字季齊、西漢時、薛人。家貧、牧豕海上、削去竹之青皮、鈔所借書、以便誦讀。後對策、擢第一、累遷至丞相、蘇軾詩云、不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升青天。白衣作三公、即指弘也。古未有紙時、以竹簡寫字、劉熙釋名『簡、間也。編之篇、篇有間也』荀勗上穆天子傳『以臣勗前所參定古籍、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

溫語譯、有人買不起書、就把蒲草編成可以寫字的工具、借別人的書本來鈔寫、以便誦讀。又有人買不起書、卻削去竹的青皮、作寫字工具、亦借別人的書本來鈔寫、以便誦讀、他倆無錢買書、但也知道求學是要積極勉勵、克服困難。此四句、是承接上文叙聖人、宰相之勤學、再學家貧無書、而勤學有成之二子、以明能勉勵於學、則窮困亦不受



影響。

何注釋、路溫舒爲漢代名臣、有尚德緩刑書、以上宣帝。其結句有云、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無極、天下幸甚。見古文評註。《漢書公孫弘傳》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多奏事、復談笑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爲人臣、病不節儉。故幼學故事瓊林有云、公孫弘甚儉、布被十年之句。

頭懸梁、錐刺股、彼不教、自勤苦。

溫注釋、一、楚國先賢傳、漢孫敬性嗜學、嘗閉戶讀書、不堪其睡、乃以繩繫頭髻、懸於梁上。李商隱詩云、懸頭曾苦學、折臂反成醫。上句即詠其事。二、戰國策秦策、蘇秦。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李商隱文云、瓜當鄭灼之心、錐在蘇秦之股。下句即詠其事。溫語譯、有人在讀書而疲倦欲睡的時候、就把頭髮憑掛在屋梁上、以振作精神。又有人在讀書而疲倦欲睡的時候、就用鐵錐刺破自己的大腿、使感覺痛楚、以趕走睡魔。須知並沒有人教導他倆要這樣、只是他倆知道爲學必須勤力勞苦吧了。此四句、仍是續學勤學者的故事、而側重在態度之艱苦。

何注釋、本書由前文古聖賢尚勤學引起、彼既仕。彼無書。彼不教。三彼之中、處境雖各有不同、但爲學求益之道、不離於勤學自勉、想盡辦法克服困難。

如囊螢、如映雪、家雖貧、學不輟。

溫注釋、一、晉書車胤傳。胤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二、尚友錄、晉孫康、京兆人。性敏好學、家貧、燈無油、於冬月嘗映雪

讀書。三、輟、音拙、停止也。古來家貧而力學者尚多、今獨學孫車二人、則以其一讀於夏季、一讀於冬季、必無中輟之弊、學貴有恆、應以此爲法也。

溫語譯、勤學的人不少、像捕捉些營火蟲、貯在囊中、來照着讀書的車胤。又像映着雪光、來照着讀書的孫康。他倆的家境、雖然清貧、無力置膏火、但還能這樣的勤力求學、並不中輟。此四句、仍是續學勤學者的故事、而側重在能運用智慧、以克服貧寒。

何注釋、車孫二人、同爲晉代苦學之士、皆以學優而仕。車胤官至吏部尚書、孫康官至御史大夫。並稱於世、有孫康映雪、車胤聚螢之說。

如負薪、如掛角、身雖勞、猶苦學。

溫注釋、一、朱買臣、字翁子、西漢時會稽人。微時、家甚貧、賣薪自給、且行且讀。妻羞之、背之去。後拜會稽太守。事詳漢書本傳。二、掛、懸也。唐書李密傳、以蒲羈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之。後隋亂、密割河南諸郡、稱魏公。

溫語譯、還有像一邊背負着柴薪去販賣、一邊卻步行着讀書的朱買臣。又有像把漢書掛在牛角、一邊騎着牛、一邊還讀書的李密。他倆雖然勞動着身體、但仍然勤苦的求學。此四句、仍是續學勤學者的故事、而側重在勞動工作之時、亦不忘勤學。至於做句之法、也值得一提、因爲由披蒲編至如掛角、都是敘述勤學者的故事、且都是三字句、但語法不同。披蒲編二句、是動詞在句首，頭懸梁二句、是名詞在句首。囊螢、映雪、負薪、掛角四句、則同置如字於句首。這目的、是表示造句須於整齊之中、仍寓有變換之致、修詞的技巧、是應該留意的。

何注釋、婦孺熟曉的覆水難收的成語、便是朱買臣當年對着其前妻請求復合所說的話、能收覆水、方許復合。妻遂自縊死。爲後人夫妻不可因一時貧賤而分離之誠。本文所載的



李密、與以孝行聞、寫有一篇千古傳誦之陳情表的曾事蜀後主爲尚書郎的李密、乃是二人、同姓同名、是巧合耳。

蘇老泉、二十七、始發憤、讀書籍、彼既老、猶悔遲、爾小生、宜早思。

溫注釋、一、蘇洵、字明允、號老泉、宋代眉山人、今之四川省一縣名。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通六經百家之說。與子軾、轍、均知名於世、號三蘇。著有嘉祐集二十卷。事詳宋史卷四四八文苑。二、二十七歲、本未爲老、但揆以人生十年曰幼學之義、則已嫌遲。且師曠有云、少而好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好學者、如炳燭之明。見劉向說苑所載。少學與老學、效果判然。作者欲人之及時力學、故用老字、以示儆惕耳。三、漢書朱雲傳云、小生乃欲相吏耶。注、小生、謂其新學進。此作後生小子解。小與老相對、早與遲相對、此選字之精切。

溫語譯、蘇老泉少時、不知勤學、到了二十七歲、纔發憤讀書。他年紀雖逐漸近於老大、但還能後悔自己發憤得遲。你們是後生小子、就應該早些思考清楚、及時勤學、以免後悔了。此八句、是敘述蘇老泉之勤學、而側重在如壯年發憤、亦能有成、勉人須努力於早歲也。至於由昔仲尼至猶苦學。均是每四句一組、每組叙一人或二人。但自此以後、則八句爲一組、每組叙一人或二人、這也是表示章法有變換、而非呆板。

何注釋、老泉有上歐陽內翰書一篇、洋洋于餘言。其中有云「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存刻意厲行、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而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胸中豁然以明、若人

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己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按歐陽內翰即歐陽修也、內翰即今稱太史也。細閱此文、即證洵之發憤讀書過程、尤其有謙謙不敢自滿之風、實爲一位不可多得之飽學之士。亦至足爲後生小子所矜式。

若梁顥、八十二、對大廷、魁多士、彼晚成、衆稱異、爾小生、宜立志。

溫注釋、一、梁顥、字太素、宋須城人。太宗雍熙二年、西元九八五年、進士及第、已八十二歲、其謝恩啓云、皓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長太公之二年。蓋紀其實也。又賦詩云、天福三年來應試、雍熙二載始成名、饒他白髮巾中滿、且喜青雲足下生、觀榜更無朋輩在、到家惟有子孫迎、也知年少登科好、爭奈龍頭屬老成。按天福三年即西元九三八年。二、宋制、貢士到禮部應試爲省試。只是初試、首名稱省元、等於明清之會元。殿試始是覆試、覆試之首名、始稱狀元。雍熙二年三月、覆試禮部貢舉人、得進士梁顥等百七十九人、諸科三百一十八人、並唱名賜及第、旣曰覆試、可知是殿前之試、故曰、對大廷。三、魁、音灰、首領也。漢書游俠傳云『閭里之俠、原涉爲魁』進士百數十人、以梁顥爲首、可知是狀元、故曰魁多士。詩經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多士此本。四、老子有云、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後漢書馬援傳有云、況曰、汝大才、當晚成。大才指馬援也。五、詩大序云、志者、心之所之也。論語云、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可知立志之重要。

溫語譯、像梁顥已屆八十二的高齡、還能到殿廷、應進士之試而對策、結果、得到狀元及第、他真是如老子所謂大器晚成的了。所以、大家都稱贊這是奇異的事項、你們正是後生小子、應該立定勤學的志向了。此八句、是敘述梁顥的晚達、以勉勵學子就算未能



少年得志、但也不必灰心、且更宜積極努力、務其獲致成功。

何注釋、宋史曰；顥美風姿、強力少疾、閨門雍睦、與人交久而無改、士大夫多之、卒年九十二、上甚軫惻、賜贈加等、所著文集十五卷。按上字指宋眞宗也。顥本書香門第出身、不須經披蒲削竹、囊螢映雪、負薪掛角之苦、亦不須經懸髻錐股之痛、而只以再接再勵之奮發精神、終而大魁天下、官歷西路巡檢使、諫議大夫、名垂史冊。

瑩八歲、能詠詩、泌七歲、能賦棋、彼穎悟、人稱奇、爾幼學、當效之。

溫注釋、一、北齊祖瑩、字元珍、八歲即能詠詩成章、時人稱爲小聖童、後仕爲秘書監著作郎。二、鄴侯外傳、李泌召見時、唐玄宗方與張說觀棋、使說試其能、請賦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略。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時方七歲、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逞才、靜若得意。泌、音祕、後以功封鄴侯。三、穎悟、謂敏慧異常。南史謝靈運傳、靈運幼便穎悟、祖玄甚異之。四、禮記曲禮篇；人生十年、曰幼學。

溫語譯、祖瑩纔八歲、就能吟詠詩篇。李泌纔七歲、就能把下棋的事項、作一短賦。這樣的智慧、是了不起的、所以大家都稱讚他倆是奇異之才、你們正在幼學時候是應該效法的。此八句、是提出早慧的故事、勉勵學子應把握時光、不要推諉年齡尚幼、而不向學。上文八句、是說老翁、這八句、是說幼童、老幼並舉、以示周密。

何注釋、論語季氏第十六。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八歲能詠詩、七歲能賦棋、應該屬生而知之者、所謂天生聰明者也。孔子聖人、嘗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故前文有昔仲尼、師項橐。項橐七歲爲孔子師之故事、其亦天生聰明、可與瑩泌同看者。

蔡文姬、能辨琴、謝道韞、能詠吟、彼女子、且聰明、爾男子、當少成。

溫注釋、一、世說補；蔡文姬、名琰、漢末人。年六歲、父邕、夜中鼓琴、絕絃。姬曰第二絃。父復故斷一絃以問之、姬曰第四絃。並不差謬。父曰偶得之耳。姬曰季札觀樂、而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而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觀之、何足不知。二、謝道韞、乃東晉謝奕之女、聰明有才辨、與叔父謝安、宴於家、俄而雪下。安曰、白雪紛紛何所似。道韞之兄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事見世說新語。三、尚書舜典、歌永言、漢書藝文志、引永字作詠。顏師古注、詠者永也。永、長也、所以長言之曰永。魏阮籍有詠懷詩。吟者、歌詠之意、引申爲詩歌之名稱。相傳曾子有梁父吟。四、尚書洪範；視曰明、聽曰聰。蔡沈書集傳；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後世引申此義、謂有智慧者曰聰明。蘇軾詩云、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是也。五、少、音笑、論語；少之時血氣未定。三十以前爲少。

溫語譯、蔡文姬聽他父親彈琴、就能辨別那一條絃折斷了。謝道韞也能夠詠出柳絮因風的佳句、勝過其兄。故後人詩云、柳絮才高不道鹽。他倆雖是女子、卻如此聰明、你們當男子的、怎可落後於人、應該少年時就有所成就了。此八句、是敘述蔡謝二女子的聰慧、以勉勵學子應該不要輕負男兒之身、而早有所成。上文的兩組、是側重年齡的老幼、此組則側重男女之性別、取材並非重複。

何注釋、作者所學二位才女、都是系出名、罕有的閨秀、張之此書、真有錦上添花之感。

溫先生謂其「取材並非重複、余則更謂其有此必要。」

學神童、作正字、彼雖幼、身已仕、爾幼學、勉而致、有爲者、亦若是。

溫注釋、一、劉晏、字士安、唐南華人。八歲獻頌、玄宗授太子正字、時號神童、後官至



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宰相之位。正字、亦官名。南齊集書省有正書、北齊改爲正字、屬秘書省。隋唐因之、掌刊正文字。二、中庸云、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勉字本此。三『孟子』顏淵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若是、猶如此也。

溫語譯、劉晏被舉爲神童出任正字的官職，他纔八歲那末幼小、但已在政府服務了。你們正在幼學之年、如能勉力勤學、也可達到這境地的、古人說過、倘能有所作爲、也可以和他一樣、這話是正確的。此八句、是敘述劉晏受舉神童的故事、希望學者的見賢思齊。上文已說過梁顥以高齡登科、這裏則說劉晏以童子出仕、以示爲學不限年齡、早達也好、晚遇也好、一樣能垂名聲而傳於後世的。

何註釋、作者以有爲者亦若是六字、以總結前文所曆學的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學之的一系列的聖賢俊彥閨秀、以勵後生小子。令人肅然起敬。

犬守夜、鷄司晨、苟不學，曷爲人。

溫註釋、一、犬守門戶以吠生客、日夜皆如此。但易繫辭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可知夜間尤便於宵小之活動、故用夜字、且與下句之晨字、對仗較工。二、司晨者、謂司掌晨時鳴叫之責任。尚書牧誓『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晨字本此。三、曷者、何也。公羊傳哀公十四年『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溫語譯、犬能在夜裏守着門戶、雞能於晨早時引吭長鳴。人類如不能勤力於學、一無所成、那就連雞犬都不如了、怎還配稱爲人呢？此四句、是承接上文歷舉勤學有成之士、而轉說到家畜方面、亦有本能。在文法上、是低一層的襯法。大學引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用其意。

何註釋、淵鑑類函、蘇軾上神宗書曰、畜犬本以防姦、不以無姦而養不吠之犬。雖或語有所指、但犬之於盜竊亂賊、確具多少威脅作用。不吠之犬、蓋以喻尸位素餐之輩。唐書列傳；李頻、字德新。大中年間進士、官歷侍御史、建州刺史、以禮法治下、著有梨岳集。其風雨聞雞詩云；不爲風雨變、雞德一何貞。在暗長先覺、臨晨即自鳴。陰霾方見信、頃刻詎移聲。向晦如相警、知時似獨清。蕭蕭和斷漏、喔喔報重城。欲識詩人興、中含君子情。其實、歷代關於言犬咏雞之文、載於冊籍者、爲數不少的。

蠶吐絲、蜂釀蜜、人不學、不如物。

溫註釋·一、荀子賦篇；冬伏而夏遊、食桑而吐絲、夫是之謂蠶理。李商隱詩云、春蠶到死絲方盡。蓋蠶以吐絲著名、言者多矣。二、羅隱咏蜂詩云、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蓋蜂固以釀蜜見稱者。三、物、指人類以外之動物。孟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張載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溫語譯、蠶雖渺小、卻能吐絲給人類、使作衣服的原料。蜂雖微細、卻能採花釀蜜、以供人類的飲食原料。假如人類不勤力於學、一無所長、那就連微小的蠶與蜂、都不如了。此四句、仍用低一層的筆法、但由上文說體積較大之家畜、而轉說到體積更微細的昆蟲。這樣、主張人類應該努力求學之論據、就愈加強化而凸出了，上文由昔仲尼開始、即引述各種人物之勤學故事、至此、更說到昆蟲、語意方告一段落。緣作者認爲勤勉乃成學之原動力、故措辭較多、丁寧反覆、不厭其詳、讀者就會覺得它深切著明、而產生聲入心通的效果。

何註釋、全唐詩、韓愈有符讀書城南。符、愈之子、城南、愈之別墅。其詩云、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爲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



賢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閭。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疏。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汙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一爲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金璧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君子與小人、不繫父母且。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鋤。不見三公後、寒飢出無驢。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蓄畬。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今古、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况望多名譽。時秋積雨霽、新涼入郊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且夕念、爲爾惜居諸。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躊躇。詩中之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與人不通今古、馬牛而襟裾。用句引動物以資儆惕、激勵其子向學、垂範後世。觀韓公此詩、不止與守夜司晨、吐絲釀蜜、有共通之義。細讀之、實先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之涵義在焉。

幼而學、壯而行、上致君、下澤民、揚名聲、顯父母、光於前、垂於後。

溫注釋、一、禮記曲禮；三十曰壯、有室。行者、行其幼時所學也。孟子；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二、孟子；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此用其意。致、與至通。禮記樂記篇；武坐致右憲左。陳澧注、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之、謂使其君達至堯舜之君的境地。君、乃一國領袖之代詞、在今日而言、則凡屬總統、主席等、均屬之、名稱不同、原理則一。總之、凡是國家、不能無元首、不限於君主之國、始有君也。能使其君爲堯舜之君、則其民必爲堯舜之民、而獲致幸福、是致君之作用、仍屬爲民。爲學而能如此、其成就之高偉爲如何、學其大者、卿相士夫之類、始能致君、則其小者、指各行職業之類、如欲學



以致用、亦當以服務人羣、有益社會爲依歸、原不限於仕宦之途而已。三、孟子『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後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膏澤下於民』澤、恩惠也。蓋謂學以致用、須使政府之恩惠、普及於人民。致君豈止爲一己之安富尊榮而已哉。今人常言爲人民謀福利、且視爲天經地義。澤民之義、亦如是耳。至於上下二字、乃本之易經、易履卦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但所謂上者、非言其高高在上、脫離羣衆、只言政府之發布政令、須如高高臨下、無遠弗屆。孟子云『君子之德風、小子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誠善於形容。據此、則所謂下者、非言其低下、卑級、只言其對國家之政令、須一體依照、服從、如草之從風而靡云爾。四、孝經『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揚名顯親、非徒託空言、必立德以式百世、或立功以澤百世、或立言以誨百世。使國人皆稱願焉、若大載禮記曾子大孝篇云『幸哉、有子如此』斯足以揚己名、以顯其親也。本書首曰、孝於親。又曰首孝弟。今全書將告終結、故引用孝經之語、以回應上文。既示呼應之密、復示從事學問、須有如是之歸宿、且世俗於孝字之涵義、了解每欠透徹、如認爲能供養其親、便譽爲孝之類、實則此只是養耳、必如孝經所言、始屬孝之終的。作者提出幼學壯行之後、獨引此言、可謂讀經有得、目光如炬。五、光者、謂發揚光大、孟子引尚書泰誓曰、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光字本此。前、謂先人。六、垂、謂遺留。尚書仲虺之誥『垂裕後昆』言有法則垂留於後世、綽綽有餘裕也、垂字本此。

溫語譯、幼年的時候、就要勤勉於學問、壯年的時候、就要實行其所學、向上來說、要使所事之君、成爲一個聖明的首領、向下來說、要使所治理的民衆、得到政府的恩澤、揚播自己美好的名譽。這是實至名歸的結果、絕非世俗之所謂沽名釣譽。因爲幼而學的學



字、實已包涵許多修養人格的工夫、當然不屑去沽名釣譽。至於父母的教子而有義方、也從而得到顯揚。既能發揮光大前人的德業、又能把楷模垂留於後人。此八句、是總結學成之後、應該實踐的目標、致君澤民、揚名顯親、當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但立身處世、都應取法乎上。當幼年求學之始、便使他們知道讀書爲學、應有此一着、以福利羣生。他日、就不至局限於止求一己之溫飽、止求一己之財富、這樣的狹隘、凡鄙了、用意是正確而高明的。

何注釋、本文溫先生注釋至詳、余只補充禮記禮運大同篇中有云；幼有所長、壯有所用。二語而已。

人遺子、金滿贏、我教子、惟一經。

溫注釋·贏、音仍。箱籠之屬。漢書如淳注、贏、竹器、受三四斗。漢韋賢、世習魯論、篤志於學、號鄒魯大儒。宣帝時、爲丞相。少子玄成、修父業、元帝時、官至丞相。韋氏自韋孟以後、皆以修明經學稱於時、賢與玄成尤顯貴。故鄒魯間有諺曰、遺子黃金滿贏、不如一經。見漢書韋賢傳。又韓退之詩云、金璧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見符讀書城南所載。蓋讀書始能成其學問、學問既成、黃金自不足道、否則、子孫若不賢、何難傾家蕩產。崔與之座右銘云、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則更痛切言之、是皆可與本書四句互相發明、合而觀之、愈足發人深省。

溫語譯、一般人遺留給兒子的、是滿箱的黃金、而我教訓兒子的、只有一部經書吧了。此四句、是強調讀書之所收益、遠大得很、絕非積金滿箱的所能比並。於是上文所說的嚴教、讀經、讀子、讀史的各项主張、都得到歸結、且本書將告完畢、故着此筆、以示首尾一貫。

何注釋：朱柏廬先生治家格言有云、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居身務期質樸、教子要有義方。又云、家門和順、雖饑殍不繼、亦有餘歡、國課早完、即囊橐無餘、自得至樂。真的是、爲人若此、則人遺子、金滿贏、我教子、惟一經、庶乎近焉。

勤有功、戲無益、戒之哉、宜勉力。

溫注釋：一、韓愈云、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見進學解。此用其意。

二、戒者、儆惕之意、曾子有云、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戒之、是以嬉戲爲戒。勉力、是謂勉勵其力於勤。以第三句承第二句、以第四句承第一句、結構絕不鬆懈也。

溫語譯、總而言之、勤於學問、結果、是有功績的，只知遊戲懶散、結果、是沒有益處的。所以從反面來講、就應儆惕自己、不要耽溺遊戲、從正面來講、就應倍加勉力、把那個勤字來實踐。須知爲學的心力、方法、是應該這樣的。此四句、是提出學習時之所宜行、及所宜戒。春秋左傳有云、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可知一生之計、在於勤、爲學尤應如此。故特揭櫫勤字、以結束全書。

何注釋、本書全篇、是以儒家學說爲中心、以教孝勤學爲目的。孔子嘗言、我學不厭、而教不倦。是勤、勉力的模範、允稱萬世師表。本書能以一貫其意、以終其篇、以開童蒙入德之門、誠可與聖人之功化同流也。

附註

一、清咸豐癸丑刻順德縣志列傳、區適子、字正叔、稱登州先生。父璵、字良玉、宋德慶



參軍、有廉介聲。從父翊龍、官至朝散郎。適子幼、爽邁能文詞、通經史大義、及長、厚重寡言笑、以博學多聞稱、里人多造門求講解、從者數百人。自以世食宋祿、抱道不肯出、或勤之求仕、曰、吾南人操南音、安得與達魯花赤相俯仰耶。蓋元州縣官、多以蒙古人佐之、達魯花赤者、國語也、言不能通、往往因而成隙、故適子及之。所爲詩文、各若干卷、京華劉與子序之曰、翁德人、予以文士目之、不亦淺乎。扶胥之南、越臺之下、豈復有斯人哉。其引重如此。所著三字經、文極馴雅、童蒙始就學、必首取以爲訓。按縣志注、登州本名鮑州、村名。適子生在宋元鼎革之交、其地當時屬南海縣、至明景泰三年、公元一四五二年、順德開縣以有之。

二、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書曰、詩言志、歌永言。三字成句、早見於經。至三字爲一句、句句皆然、亦惟用單音節、方塊形之漢字爲之、始覺其形式齊整、發聲劃一。本書用此句型、誠能法古而益擴大、且利用漢字之長。蓋如此、則學者誦讀時、更易上口。斯正其特出之優點、不可以爲呆板、淺短、而忽之也。

三、詩歌之體裁、須押韻。本書效之、欲使其和叶順口、便於記誦也。至用韻方法、古詩有全首只用一韻者、即一韻到底、如韓愈之石鼓歌便是。又有一首之中、數句即轉押他韻者、如白居易之琵琶行便是。本書句數較多、不易一韻到底、故用轉韻體。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善字與遠字、爲同韻。三傳者、有公羊、有左氏、有穀梁。羊字與梁字、爲同韻。全書皆然。且平反相間、善、遠、是仄韻、羊、梁、是平韻。意隨韻轉、是不但命意之正確可取、其修辭技術、亦有足多者矣。

四、序內所提黎君時煖、原藉順德、富而好禮者。於社會事務、桑梓福利、歷年貢獻良多、歷任東華三院主席、佛教醫院主席、順德聯誼總會總監及各大社團義務要職。

## 跋

孔聖降生二五四一年公元一九九零年何少蘭撰

何少蘭、竹平之二女、一九四七年生於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美國加州 SANTA CLARA UNIVERSITY 大學研究院文學碩士、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育文憑。從事教育、現任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校長。

家父輯撰此書、始於一九八八年春、歷時逾二載、目的在於發揚孔學及保存家鄉歷代內外邑人與孔學有關之事跡文獻而作、以蒐集需時、今夏方告定稿。於校閱之餘、更分段補錄四書之大學十章。家父之意，以大學十章為孔子教人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為學者修養品德之入門、更為人立身處世之本、故附錄此書中。家父出身寒微、一九二一年生於原籍桂洲祖居、年十五、祖父去世、便輟學習商、以謀生計、旋值抗日戰爭、家鄉淪陷、故流離澳門、其後移居香港、至今凡四十多年、期間憂樂備嘗、以至今日。祖母在世時，常以家父之經歷艱難勤勉自勵作為孫輩之訓誨。今家父已屆古稀、家母亦年過六十、猶幸皆體健和樂。家父於餘暇之際、更致力為文、為人子女者、至感欣慰、因商之長兄家齊、三弟家樹、四弟家強、五妹少若、將家父所化兩年有多之心血所成、付印二千冊、用為傳閱親友、以表承順之意、藉酬父執長輩所提供寶貴之作、此區區之心、尚恐編次之間、謬誤難免、深望賜閱者、多多諒之正之、無任感禱。





何竹平近照

編者：何竹平

編者通訊：香港九龍又一村石竹路六號地下 電話：3812973

HO CHUK PING 6 DIAN THUS ROAD, G/F, YAU YAT CHUEN,  
KOWLOON, HONG KONG.

承印者：成記印刷廠有限公司

本書出版：二千冊(非賣品)

出版日期：一九九零年庚午秋月



阿  
貴  
是  
庫